春秋疑問

春秋疑問卷之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不書即位說者謂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得擅有其國也然當時世子未有請命者不得獨絀莊公一人其以未討弒父之賊不應安然即位耳敢問高明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字下得極妙夫人與弒桓公雖與喪歸然衆怒之

羣誚未有不見之辭色者夫人內慙不安故出奔齊夫子書一孫字若曰彼自孫去而非爲人所逐者云爾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魯之命大夫也王姬下嫁于齊禮應魯主其事今莊公以喪故辭乃以單伯主之故書曰單伯逆王姬觀下文築王姬之館于外自見得蓋向來王姬下嫁館于魯國之內此以喪故特築於國門之外也所可恨者魯莊不能鳴父讐於王朝絕齊之昏乃敀命單伯以主昏特爲築館以逆迎云

爾

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以魯之先君戕于齊命之主昏魯有大喪不因而辭之陷王於不義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

禮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單伯賚伯夷伯魯監國三大夫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于外似禮以義起者然忘父讐而築館實爲非禮之禮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之死魯諱之故不赴然天王獨無所聞耶天王若不聞也者而錫之命魯承其錫命而竟亦不復言天理人心幾乎滅矣

桓王三使來聘欲魯求婚于紀莊王來錫追命報魯主婚于齊天命有德恐不若是之私用也故春

秋皆書以示譏

王姬歸于齊

築館猶主其事故書歸以結其事

齊師遷紀郱鄑郚

三邑爲紀守齊用大衆强逐之而有其地故書曰

遷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于時公年十五矣寢苫枕戈孰有先于不義之齊

者舍是不讐而興兵於無罪之小國且吏庶兄慶

父主兵而擅伐大權一移後莫能挽以致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是誰之咎哉此聖人特書之以志亂本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當時必有因齊告喪制主婚之服以爲媚者故書之且爲夫人姜氏會齊侯起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前時孫于齊猶有内愧不自安之意此則靦然不知愧而且假禮以爲行矣

易家人初爻云閑有家悔亡魯莊有家之始宜以

防閑其母爲第一事此閑一放後其可制裁經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不一而足皆所以罪魯莊也曰夫人見於魯莊爲國君之母曰姜氏見於齊襄爲分形連氣之人乃公然好會甘禽獸之行此春秋不志其入但志其出以著其惡之不容誅也家氏曰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喪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皆覆載所不容故春秋聮書之册以示誅也

乙酉宋公馮卒

高氏謂宋莊枝求賂類鬻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

知之此足爲其斷案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齊何人也父讐也衛何人也同姓也同姓有難方憫恤之不暇可會仇讐之國與師以伐之乎經文雖不書公然溺何人也會師以伐何事也而可令擅爲之乎書此罪魯莊併罪溺也溺不書公子與無駭與翬帥師書法同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崩在桓十五年至此始葬可謂臣禮乎比楚

宋莊公以書而罪自著矣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二年齊遷紀三邑茲紀季復以酅入豈有所利而助齊之惡哉若曰以酅爲附庸庶紀祀之不滅耳如以宗國之分析也以求利此與邾庶其莒牟夷何異春秋當深絕之矣不絕紀季乃所以深罪齊也

冬公次于滑

公誠有救紀之意當勇往直行之矣不書救而書次誅公之意不在救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禮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安得假會享之大禮而肆行于兄妹之間乎前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此書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蓋深著禽獸之惡爲萬世淫奔者戒也

記曰唯禮可以已亂夫人無會享之禮魯莊曷不執此禮止其母之行也

三月紀伯姬卒

此爲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于垂之遇何爲哉齊意在滅紀恐陳鄭爲之援故假不期而遇之禮結二國之懽心使紀失左右提而莫之助也書法專主于齊是罪案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之去其國豈得已哉遷三邑不可以鄰入不可而結陳鄭之懽必爲吞滅之計若終守其國則以所養人者害人矣故幸季之存祀于鄰而身去其國焉蓋出于大不得已也故春秋特書曰大去其國讀者傷紀侯之去之大不得已則知齊襄之滅之大非人情矣宜深味一大字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凡書葬者魯會葬也紀伯姬宜會葬而葬在齊侯則不可會其葬何著殺吾父未報也今又滅吾君之女之國而假禮爲葬以掩其惡是可與其葬乎春秋書此蓋不獨罪齊之奸惡實罪魯之不知愧且憤也敢問高明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何與齊狩乎齊何人也吾父所爲殺之人也禚何地也吾母所與會之地也忘父所爲殺之人而

與共狩于毋所會淫之地莊于是乎無人心矣夫子於齊襄書人著其行同于禽獸而於公書及蓋亦有所不忍言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曰會曰享猶假禮之名也玆如齊師何爲哉翺翔焉遊遨焉怡然自適無復羞愧之意而且歷時而後返故春秋但志其時蓋甚傷魯道之有蕩也凡人爲不善始猶知愧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文姜之謂也

嘗讀載驅之詩曰載驅薄薄簟茀朱鞹四驪濟濟垂轡濔濔敝笱之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兄若妹之野合何侈然車馬僕從之盛多若此耶知二詩之意則可知夫子書法之旨矣

秋郳黎來來朝

高氏曰子服景伯云蠻夷邾莒則郳又其陋者也而能自進於禮當時齊魯宋衛以列國爲天下望而日以敗亂不知尊王蓋有愧於黎來矣故書黎來之朝相形於中以示譏焉

後來齊桓公爲其請命于王進爲小邾子亦以禮

待之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極明然此是齊襄主師當重看公會二字已之父爲人所殺不思報復反從讐人共伐衛以逆王命可謂知天理者乎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朔搆兄纂國天討之所當加也王命已立黔牟矣齊魯反抗而納朔逆命不亦甚乎子突奉王命爲救其義正其辭順即事雖不成然王法猶伸於幾絕之際此春秋特書字以示褒褒王人所以貶列

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前書衛侯朔出奔齊蓋以王命絕之矣茲列國犯王命而強納焉故復書名書入以示貶

秋公至自伐衛

伐衛義乎不義乎不顧義而唯齊之從暴師一年何爲者故特書至自伐衛其貶自見

觀夫子直書衛侯朔出奔齊書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書王人子突救衛書衛侯朔入于衛書公至自伐衛則其義自著矣傳可無覽也

螟

志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語曰受馘獻俘俘軍所獲也非寶也說者謂俘當戰後即獻此歷秋冬而後歸因引商書俘厥寶玉一語謂所歸爲朔之賂不知師雖起于去冬事實終于今夏六月方朔入時用強武以取勝其所獲者未暇歸也朔入而公旋在秋齊舉所獲分歸魯宋諸國乃在冬耳若朔所咯則能自致之魯何經齊手且所歸爲寶寶即以寶書亦可夫子何取巧於

俘之一字耶況書稱俘厥寶玉謂所俘之有寶玉耳未嘗云寶厥寶玉也不得以俘字作寶字解敢訂正以質高明

魯廢政暴師一年纔得齊來歸俘一節恐立國不應若是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前尚如齊行淫今引姦兄入內地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星亦懸象著明之一也恒星常明而不見衆星常懸而亂隕亦甚異矣哉觀此而當時事應可知已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夏五六七月也麥于是時熟苗于是時秀也大水經時漂沒無餘民命何賴哉天災即民命所係不宜兩分說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會于魯地冬會于齊地出入無時內外無忌未有若此之淫奔者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自師次起至師還止宜通看此師何爲者哉如魯欲取郕也何俟于陳蔡何及于齊且齊必不爲魯所役也如無故而興師魯莊于是年二十一矣未有若是之兒戲者且何以及齊師圍郕 臨川吳氏謂齊欲取郕徵兵於魯與陳蔡庶幾得之愚因思是時陳蔡未即應齊而魯承命唯謹先次師于郎以俟陳蔡之至然陳蔡竟不至而我師欲久于外恐其或至故俟也故甲午治兵以聽命焉至夏齊師出魯始汲汲從之圍郕郕故降于齊師耳郕

降而從齊之事畢矣秋乃引師以還是則此師之本末也然前年嘗從齊納朔于衛而師旅之暴露矣去年螟及大水無麥苗而饑饉之洊臻矣今又爲此師而歷三時之久供贍人之役吾不知魯莊若何其爲心者夫子於春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書甲午治兵於夏書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於秋書師還而罪魯之情具見於書冊之內矣

玩師及齊師一語見我師汲汲以從齊師而唯所命也春時突書師次繼焉特書治兵總是爲齊師

圍郕故故郕一降于齊師齊師归魯師亦還耳讀春秋者能細察其中緊要提綱語則前後節目不難解矣

齊師圍郕郕降郕其罪不足誅獨恨魯莊立國不應若是之從讐暴師耳夫子春秋意專在自治

考魯莊五六年間興師會齊納朔暴露一歲今入年興師及齊圍郕閱歷三時無論朔不宜入即宜入於魯何與無論郕不宜圍即宜圍於魯何干獨不念諸兒之殺而父乎即幼時無知今即位已數年矣視而毋今日會齊侯明日享齊侯如齊師如

防如穀奔奔不已則亦必察知其情者苟反納朔圍郕之師奮然為討賊之舉取諸兒首馘告先君之靈豈不稱曾孝子哉而乃忘父之大讐縱母之淫行而且今年暴師以納朔明年整師以圍郕而所與納所與圍者又即殺而父淫而母之人可唾哉魯莊之大無恥也夫子嘗為國諱惡而獨於此大書特書不一而書蓋亦憤之甚而不覺其辭之詳也此可為千古之痛恨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八字宜聯書見當時齊有此

一大事夫子特志月日以記之然後就此事討求無知之所以敢為此者由向來僖公寵愛其弟養成積漸以至于斯而非一朝夕之故又討究他國之弑其君皆有所及之人此獨無所及者由平日襄八淫蕩不端唯便嬖私暱之是任今即有死者而非死于其國之人故春秋悉削而不書耳如此乃為解經之法截齊無知為一解截弑其君為一解吾不知夫子當日書法之意是如此否敢問高明

就齊論無知弑君自立罪不容誅就齊襄論拒王

納朔暴同虎狼淫妹殺桓行同狗彘豈人世所宜容哉所可恨者不刃于子同子突之手曰爲天下殺此賊乃刃于無知曰弒其君耳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弒君之賊衆共殺之是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公汲汲欲納之故汲汲與齊大夫盟卽降尊損禮勿顧也書及所以示譏朔出奔齊齊欲納之衛糾來奔魯魯欲納之齊當時諸侯大抵知有納之之利耳不知其他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案諸兒小白糾皆僖公之子諸兒遭弑無嗣齊人初欲迎糾旣而當國者知糾不如小白拒糾而召小白故魯伐齊以納糾耳然小白先至而立爲君則齊國之所共戴也春秋於糾不書子而曰納於小白繫齊而曰入蓋已權衡于其間矣

魯莊初無報讐之念也自以爲出于齊倚齊爲援故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魯地謀納糾君齊以植黨耳向使銜父寃而思報因無知之死伸大義以爲伐劉其棺而暴其罪謀於齊衆擇僖公之賢子

而立之豈不為堂堂義討哉而惜乎其不知此也

經文書伐蓋謂齊初許而終拒有可伐之罪耳非與魯之能伐齊也要識得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凡書葬者會葬也齊襄於魯莊為不共戴天之讐生不能刃其首死不能剖其棺而可以禮會其葬乎莊于是乎無人心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戰何為者哉照上文看為納糾耳糾不納而且至于敗照下文看齊人取子糾殺之則此戰非獨

無功且大損威重也曷云雖敗亦榮哉所謂沒公
以見貶是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據齊論子糾雖爭立然越在他國可置勿問矣必
請魯殺之而後快於心是謂不仁故於糾書子於
齊書人書取書殺以著其罪若以魯論初時伐齊
納糾何等執言之正一至戰敗不能庇其身且殺
之生竇以快齊人之心大義安在哉迹其事若齊
取之魯魯畀之齊而殺之者故書法若此而魯亦
可自愧死矣

冬浚洙

洙在齊魯之交魯雖奉齊命殺子糾然猶有畏齊之心故浚洙使深以備齊師之至春秋書此著魯不能強仁以致大國之畏而重勞民力務以深溝自守之非國計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據左傳齊師伐我我敗之然何以致此師哉由納糾故耳嗟夫使莊公即位之初悉索敝賦問罪于齊而有此一勝豈不大快哉而此所敗齊者非以報讐乃以致釁是可爲魯愧不足爲魯榮也

二月公侵宋

宋於魯未嘗有隙今乃以倖勝齊之勢爲潛師掠境之侵莊亦挑禍矣哉無怪宋與齊合而致郎之師也

潛師行掠曰侵無故興師亦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宿界宋魯之間本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而遷之則遷之罪雖在宋而所以致其遷者魯之故也故書以交譏焉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照上敗齊師侵宋看此書齊師宋師次于郎非責齊宋也責魯所以致此師者非也魯既致此師又不自反思所以止此師乃用詐以取勝則其非益甚矣故又書曰公敗宋師于乘丘春秋先自治而治人凡關魯事皆責重在魯恐非交譏而已者敢問高明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據書法荆楚之惡甚矣然考之左傳蔡侯實有以自取也既不能死守又不能出奔爲荆人執以歸故春秋書名以示絕

自會于鄧諸侯已懼楚矣然其敗鄧敗隨敗隕皆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不書此獨書荊敗蔡師以獻舞歸何也蓋蔡與宋衛陳鄭皆中國之望非鄧隨申息等比也蔡始挑怨于息首受楚禍而其勢將不可遏矣于是乎楚日強大爭霸主盟中國爲所魚肉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春秋特書此以志蠻夷猾夏之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特不禮于齊耳何至于滅其國譚子不能支而奔莒猶愈于甘爲臣妾者故不書其名

以前未有書滅者滅國自齊桓始合上荆敗蔡師以獻舞歸看桓亦能賢之爲耳其惡不待貶絕自見矣

此與上條皆於魯無與然所關於天下之故不小也故春秋竝載之

按李氏曰莊之十年其王伯夷夏消長之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于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强于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若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爲伯事成而中夏盛其知者以爲王道消而中夏衰也故執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于

此年天下無王齊爲之天下無中夏楚爲之也此此一段識見甚大議論甚確而感慨於世道亦甚深故備錄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魯至是再敗宋師矣宋敗而不知懲不足責也魯勝而不知止不亦重困民命乎

秋宋大水

宋魯比年交兵矣怨不廢禮而以告災書此古意之猶存者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下嫁亦多矣其書者必其有關于魯也豈以魯雖兵交于齊齊之逆王姬也魯猶主其禮乎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傳言來逆經書歸齊是足以見其事矣恐非若公穀所云過我而書也且此不書主王姬下嫁說若論王姬下嫁之禮則宜載之禮記不宜載之春秋也敢竊訂以質高明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雖伯姬之娣然諸侯夫人卒則次妃攝治內事紀侯去其國叔姬從之行紀侯卒叔姬歸于酅

不以國之存亡二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易歸妹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叔姬有焉此春秋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也紀侯卒後叔姬不歸魯而歸酅桓公生時文姜如齊會其兄薨後孫于齊會齊侯享齊侯如齊師如防如穀不一而足比事以書蓋以紀叔姬之正形文姜之大無良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凡稱弒其君其君必有以自取者不足責也春秋

但誅弑君之賊以爲萬世懲録死節之臣以爲萬世勸耳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弑其君陳豈不知耶不以爲賊而納之黨惡甚矣後雖能殺莫贖也而况受賂以計殺乎使如蔡人之殺陳佗則春秋亟與之矣比事以觀自見在宋當如衛人之殺州吁在陳當如蔡人之殺陳佗斯兩得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桓獨書爵而宋陳蔡邾皆書人何也

入春秋來王綱不振侵伐相尋甚𠀌幾已不成世界矣當時得一人爲主盟約束以爲一匡之舉豈不世道一大幸哉然在當時則不可無此人而在列侯則不宜私所事今齊桓一倡而宋陳蔡邾自相推戴以爲盟主天王安在哉故夫子就世道之陵夷而莫振也書爵以與桓之伯就列國之蠅附而無王也各書人以誅亂之始蓋一字之間而權衡之輕重毫髮不爽矣且自此以後凡會也盟也遇也皆書齊之爵而凡滅也伐也執也降也遷也皆書齊爲人則夫子之與桓而不盡與者其情又不

可以想見哉

方王綱之旣弛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而紛然莫之統一也天下思有伯及伯圖之旣興也列國諸侯更相雄長而羣然莫不聽命也天下竟不知有王此世道一大變非人所能爲者

以上三年書春王三月是年獨不書王其有傷於伯圖之興耶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人僅不會北杏耳何至于見滅示威于小國所以脅大國之聽命也斯所稱霸哉前滅譚今滅遂

桓之功不足以蓋惡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魯莊自齊桓入國來屢與戰而不屈今爲此盟蓋見齊修軍政圖伯業假以尊周爲名不得不赴耳旁觀者謂齊爲魯世讎魯莊不知爲讎也况襄已易世何不可盟乎朱子曰見讎在面前不曾報得到桓公時又隔一重了斷得極當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按宋去冬方與北杏之會此何以致伐其必有所

自取者然北杏之會何爲哉齊桓將立伯圖以匡天下也宋有弑逆之亂齊不能伸大義以致討玆即有背會小過獨不可告諭而使之改乎輒連陳曹之兵而且請命于周焉甚非伯舉也故夫子于齊于陳于曹皆書人而于單伯之來但書曰會伐宋若謂周亦令大夫會伐以遂齊桓之謀耳觀後來凡盟會與遇皆書爵凡滅伐執降等皆書人則可得夫子之旨矣說者曰齊自管仲得政後未嘗動大衆出侵伐將卑師少而稱人其然豈其然乎敢問高明

夏單伯會伐宋

去冬公盟齊侯于柯則今宜與伐宋之會矣乃經但書單伯會不書公會則知此時公雖與柯之盟而心猶未誠從齊也故但承王命單伯往會之耳據左傳春書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書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則單伯似爲周大夫然按成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伐鄭昭二十一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則未有以單伯稱者再按莊元年單伯逆王姬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則單伯魯大夫也但與費伯夷伯皆王命之以監國者則亦周大

夫也或者魯雖與柯之盟而猶未服齊桓公因伐宋請師于周周遂承桓之意命魯單伯與其會而併以示魯耳

單伯凡三見非必是一人但繼其職者則稱單伯耳

秋七月荆入蔡

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已不可言矣今且入其國焉自是而後横行江漢與中國爭衡不可復制此春秋舉其號書入以著其惡也

荆之入蔡蔡哀所自取然哀與北杏之會今兹之

被害齊桓豈獨不聞乎何不以滅譚滅遂之威伐宋伐郳之師加之荆也要見只是自爲計非眞有尊周攘夷之志也比事以觀自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據左傳春書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書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書會于鄄宋服也則此一會也齊桓以得請王師克平宋亂歸功天子故以單伯會諸侯爲辭耳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鄄

去年冬鄄之會齊桓以宋之服歸功天子故書單

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今年春鄄之會齊侯將主盟中國而先要約於諸侯也故書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傳上條云宋服故也此條云齊始霸也正與經文相合

夏夫人姜氏如齊

齊襄已死矣夫人此行何為哉襄陽許氏曰鄄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求合于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張氏亦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二公之言必有所

本然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復許其歸豈不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之法乎春秋書之以累桓也

當時魯勢稍強與齊爲抗齊不得魯之好無由主霸中國故柯之盟唯魯是聽而二鄄之會不與假文姜之行以致之蓋臧譚臧遂威小國以脅大國合魯之好比近國以服遠國固霸者用計以牢籠天下之要術也不然胡始絕文姜而茲許其通好哉此可以得其情矣

夫人如齊信由桓公聯好于魯之意則去年單伯

之會蓋出于王命而非魯之本意也
夫人以淫奔行固不是以好會行亦不是蓋總之
皆失國體也責在魯不在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據左傳諸侯爲宋伐郳是黨大而侮小也故首宋
次齊邾而皆貶稱人

鄭人侵宋
左傳云鄭人間之而侵宋極分曉張氏曰間諸侯
伐郳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
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此看得極

好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突以庶篡國嫡忽既返國突復據櫟以逼之忽以弑死突之爲也齊桓是時使能聲突舊惡請于王以正其罪宣示遠近以警羣聽豈不爲伯業之光哉釋此不爲首列于二鄄之會及其侵宋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爲辭亦何足以服其心哉宜乎于幽之盟方成而旋有鄭詹之執也

秋荆伐鄭

桓二年于鄧之盟鄭已懼楚矣至此三十餘年楚蓄威養銳未嘗輕用一伐蔡而虜其君再舉師而入其國而今又加兵于鄭蓋駸駸乎不可復遏也中國之患可勝言哉蓋陳蔡鄭許適當齊楚之衝而鄭尤為要害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此固内外必爭之地也而鄭又善為反覆自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蓋其勢亦岌岌哉

比事以觀鄭侵宋孰與荆伐鄭哉會鄄以來盟幽

以後胡不一奮討荆之師也齊桓亦浪稱霸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入春秋來所未有者故經於此盟特下一同字見齊桓之倡圖列國之推許有不類于他盟焉者

此盟書會不及公非獨爲鄭詹故公納糾不成再戰不已其心原不與齊也柯之盟出于不得已故二鄄之會不與焉兹幽之盟列國皆至公亦不得不與耳夫子逆探公心故此僅書一會字若公不

與焉者學者但觀次年鄭詹之來自可得公不與齊之心而知夫子不書公之故矣謂以鄭詹來先不書公以爲諱愚不敢謂是也敢問高明

齊忌魯必得魯國之好姑爲此盟魯亦忌齊無奈列國之與乃就此盟

郳子克卒

卒而不葬弱其國也後倣此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去年于幽之盟左傳云鄭成也此何遽責其不朝哉即鄭不朝宜修文德以來之何執其用事之臣

束縛之以强其服哉及逾三時終不服而逃歸難稱伯舉矣故書人書執以示貶

夏齊人殲于遂

不曰遂人殲齊戍曰齊人殲于遂見齊戍之殲齊之自爲殲也遂人復讐之義齊人棄衆之惡具見此五字之內矣

滅譚譚子奔莒其君不詘也滅遂遂齊人殲于遂其民不與也伯者以力服人能令人心服乎

秋鄭詹自齊逃來

鄭詹行同匹夫罪矣魯納其逃亦罪也然伯主執

人之相逾三時不服而致其逃豈得無罪乎書曰

鄭詹自齊逃來三罪俱著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狄易制耳諸侯守在四境拒其來驅其去皆將吏事入而追已非計矣況公自追直至于濟西乎損重甚矣

秋有蜮

原少而今多曰多本無而今有曰有麋與蜮皆陰

類去冬多麋今秋有蜮蓋必有所應矣可畏哉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此魯媵于陳者媵事不宜使公子 必公子結既承此命當必致之于陳而齊宋之盟 非所與也今結方送至于鄄聞齊宋有會遂汲汲赴盟焉是其心若甚輕陳者故夫子書法亦若曰結媵陳人之婦云故至于鄄不終其事遂及齊侯宋公盟也此是

深罪公子結之意非誠謂陳人之為微者也若誠微者則安得有媵如列國之君之禮哉此須細讀體認之莫輕草草

此條全重在下段上段引起下段耳重看一遂字觀成八九十年衛人晉人齊人來媵則媵必侯國而後有此魯所媵蓋媵同姓之國之女之婦于陳者本陳侯之婦也今曰媵陳人之婦者非輕陳侯也病結輕媵巳女之事若謂此媵陳人之婦者故可委棄而繼事于會盟云爾輕言媵他人之婦者所以重罪結慢國之媵事也要識得

夫人姜氏如莒

爲國君母出入恣遊於非父母之國雖曰不淫吾不信也較齊詩所刺魯道有蕩齊子攸歸者抑又甚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上書曰遂及齊侯宋公盟則齊宋旣與結盟矣後思爲魯所輕故以不終媵事激陳連兵來伐耳然其始曷不以媵事責結今罪結而併及魯哉書人而稱伐蓋著伯舉之未當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齊襄死後夫人八年不出矣十五年托國事以至
齊十九二十年一再如莒何爲哉非淫而何不安
其室也是時夫人年已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
篤如此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
供奉綱目於其將死之際書周以張易之爲奉宸
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
之遺旨歟
春秋非穢史也何備載夫人醜行哉蓋深慨關雎
葛覃之化至今日無復存而篡亂之所由作也與
詩變風無以異其關係於世教不小而其寓意也

特深

夏齊大災

來告往弔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說者謂此舉爲攘戎狄尊周室然是時周有子頹之亂桓爲盟主若罔聞知而鄭伯虢公以兵討頹王入于王城齊亦不預也唯去年伐曾今年伐戎耳安在其爲攘夷尊王也故春秋原其逐利自私之意貶而稱人非將卑師少之說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說者謂突始終能君故春秋以爵予之然其奪嫡簒國事昭昭在册安可廢滅此志其卒無亦備其始終聽後世之予奪耳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薨必志然其淫醜著狀胡不薨于桓之十七年免其夫死于非命俾其于得全其令名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勳在王室然

不免謚爲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裁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書曰眚災肆赦眚謂過誤災謂不幸此其情有可矜事有可原故可縱赦之也若大眚則非過誤不幸之比矣而亦可縱放之耶縱有罪則虐及無辜此非可爲國典故特書示譏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夫人之薨宜七月耶再按詩莊姜宣姜共姜及經

宋共姬婦人皆從夫謚此別桓而謚文是一變且其行甚醜其謚甚美又一變豈莊持以此掩母之惡耶抑故美别桓以見刺耶殊不可曉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按左傳曰大子經文曰公子或以未誓于天子歟然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據傳謂衆人擅殺則稱人即御寇自處非道足以殺其身然一公子也可擅殺而不討其罪耶書此著陳之不能敎公子又不能制國人總之所謂亂政也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十六年同盟于幽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十九年齊連宋陳伐我西鄙是魯與齊未嘗和也今高傒何以來防魯莊汲汲與盟耶有謂齊桓謙接諸侯以崇伯業故遣高傒來者有謂魯莊將求昏于齊降之而不顧者愚謂二說皆得之蓋齊遣高傒來合魯以崇霸而魯欲求齊昏即乘此以爲盟也觀是冬公如齊納幣則可知今日盟防之意矣然大非國體也特書以示譏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大不孝一在不討父讐一在請昏讐女

莊公受制于母非姜氏不娶故母死而急于昏寧屈已與齊大夫盟又寧輕身如齊以納幣不知視禮爲何物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爲一求昏竟忘拜正之禮

凡書至告于廟也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固甚重之也今莊公忘父讐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至逾時而歸以此告廟此心何心哉此禮何禮哉此經於其後觀社逆女皆竝書

至以著譏也

祭叔來聘

自桓中年後王室無來聘者今祭叔假王命來實

非天子之使故春秋不與其使而以法正之

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社稷人民之主也齊有社魯亦有社祀社稷

爲人民祈年國之大事也舍己祀社之大事如齊

觀社何爲哉說者謂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夸示

以聚人觀公因昏議尚疑假此名再往議之審爾

則公必盛其車輦其服玆惑婦人以要其從已是

淫誨也穀梁謂以是爲尸女豈無所見哉人君舉動大不宜爾故特書以著其失

觀魚于棠尚不可況如齊觀社乎

公至自齊

請問往齊何事春與夏兩書至也

荆人來聘

荆能修聘于魯可進也故春秋書人予之然四五年來加兵于陳蔡無已時豈誠慕禮義而來哉是又可爲深慮者陳氏曰進之也者憂之也說得極好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齊地莊公為齊尚難于昏故因齊侯至穀為不期而遇之禮求偶亦太急哉

蕭叔朝公

朝禮有常期有定所魯莊方遇齊侯于穀蕭叔郎于此地朝公可謂禮乎書所以交譏之也

秋丹桓宮楹

據穀梁云禮天子諸侯黝堊則天子尚無丹楹也況諸侯乎莊公為此無亦因祭叔來聘荊人來聘蕭叔來朝而不覺侈心之萌歟說者謂將娶齊女

欲以夸大示之若此則宜徧飾其祖廟恐不宜獨
丹一宮之楹而已也敢問高明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此條恐不宜罪到不孝處國家昏姻之用禮君人舉
動有法莊公先時受制于母不足責也今則可以
自主也可求則求可止則止豈無他圖而必遵此
亂命耶始盟扈溪既親納幣幾同於孫委禽者矣
尚疑而觀社以請又疑而遇穀以請至此又會盟
于扈踰年乃如齊逆女焉豈稱所謂昏禮哉豈成

所謂君舉哉易歸妹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哀姜之不終君子蓋豫占于始合之際矣愚謂請只如此解不必說到不孝處敢問高明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丹楹刻桷未必爲娶覿其後築郿新延廐築臺于郎于薛于秦則其所修飾所興作蓋亦多矣豈皆爲誇姜氏耶讀春秋者正不必若此附會敢問高明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以前未有書逆女者迎之於所館而親御執綏此常禮不必書也公舍國政親逆女于齊逾時始歸而又不與夫人同至非禮甚矣故特書于冊

秋公至自齊

爲一娶事如齊者三而遇與會盟弗計焉故特書至以示譏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夏逆而秋歸則今日夫人之至非親御執綏而來者故書曰入若夫人自入也云爾此只譏公迎之不以禮夫人進之不以禮非謂仇人之女不可

見于宗廟也敢問高明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書覿不宜覿也書用不宜用也

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此公禮也宗婦見夫人疑亦在大夫執贄以見之後此亦公禮也公禮則皆公見然男女之贄有別焉今大夫與宗婦見皆用幣而無別則禮雖公見而實若私覿者然故春秋特書大夫宗婦覿用幣而傳載御孫之諫以示譏也當時夫人何嘗不見宗廟哉自公義論之此不可見于宗廟者耳若謂此不可見乎宗

廟者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恐非夫子筆觀
字之旨敢問高明
汪氏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
同贄俱覿而致哀姜通共仲弑嗣君之禍唐高宗
以百官命婦同宴于麟德殿而致武氏淫毒遂移
唐祚嫌疑之際可不慎夫
自盟防納幣至大夫宗婦覿用幣共書娶夫人事
十有四條何辭繁而不殺也昏禮王教之始無亦
以瀆禮異常潛基家禍故書之不一而足歟
大水

水陰德之應也即今日莊公之政可以知今日大
水之故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赤戎所出也戎侵曹欲納赤耳曹羈不能立而出
奔其責固莫可逭然戎而可制曹之廢立也中國
亦虛無人哉

郭公

傳疑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諸侯交聘可嘉也故特書之然或謂季友原仲有

舊好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焉是以公禮而
申私情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汪氏謂治其罪而不塟恐當時未必然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凡救日食宜鼓于朝不宜鼓于社鼓社且用牲非
禮甚矣故書

伯姬歸于杞

不逆而歸志禮之失又爲下文會于洮伯姬來起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大水𠂆社于門何與哉且未聞伐鼓用牲以為救者

冬公子友如陳

李氏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友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私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于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託始于此豈無意乎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此雖報濟西之役然何至公自伐哉而又至逾時之久哉春書公伐戎夏書公至自伐戎而譏自見矣

曹殺其大夫

前年戎侵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當時必有擁而立之者矣亦豈無不義而非之者乎兹所殺大夫必不義而非之者也殺不義而非之之大夫則歸曹羈立與夫擁而立之者其罪自不可逃于此冊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戎嘗合為魯患宜一加創治然獨不可先之播告乎不先播告而輙同舉兵恐非所以馭戎夷之道也故人宋人齊而併以譏魯非將卑師少之說也敢問高明
凡春秋伐非其義者皆稱人不得獨私齊桓為將卑師少之說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婦人無相會之禮于洮非歸寧之地公曷為為此

會哉杞伯姬不足責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十六年冬嘗同盟于幽矣此亦同盟于幽說者因
謂有惡其反覆而書同者有此于同欲而書同者
是不然凡書同者謂同會同盟而書之也而中有
誠出于同欲者惟其人有懷反覆者亦惟其人夫
子豈逆此爲反覆也者而故書同耶又豈遽信此
爲同欲也者而遂書同耶唯其前雖同盟矣齊執
鄭詹而逃來魯滕陳婦而致伐未見言歸于好自
此盟以後諸侯不相侵伐數十年而救鄭救邢伐

楚之師無敢違命似是齊伯主盟之力視他盟爲稍愈耳固不可分別同盟之例然之有二也敢問高明

前盟于幽魯與而書會此盟于幽魯與而書公此春秋書法獨得魯公之心者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此條宜先擬季友違王制委國政越國而會葬之罪狀後擬魯容季友私行之罪是爲正案若正本之意只可作罪案一結局耳

冬杞伯姬來

禮父母在女子已嫁者歲一歸寧伯姬春會于洮矣而冬又可復來乎書此不獨罪伯姬譏魯之不能嚴其制也

莒慶來逆叔姬

諸侯嫁女于大夫無自主之禮公違禮以自主故書以示譏

杞伯來朝

杞向不來朝矣茲儼然造于魯庭豈以伯姬故致親親之情耶然大非國體也特書之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齊侯至此將以伐衛也魯莊曷為會之毋亦求為親好耳春秋以為非禮也書

一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桓再盟于幽衛獨不至假王命以為討而實不足以服其心也故春秋書人以稱伐齊既假王命為討衛宜引咎以祈免可也乃抗焉而與之敵至于自喪其師故春秋書人者及書敗績以著其罪

于時王賜齊侯命且請伐衛豈亦將畀師以耶要

知春秋不貴戰伐[illegible]齊與衛竝稱人耳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葬其國故不塟

秋荆伐鄭

十六年荆嘗伐鄭矣茲復來伐者鄭當齊楚之交歸齊則楚不復可窺中國故也然則中國之救其容緩乎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此攘夷安夏甚義舉也齊宋書人者何照前齊人伐衛照後齊人降鄣伐山戎豈其姑自爲計未暇

謀鄭待魯會而始為救故人之耶不然荆蠻來伐
勢必奮張决非數旅之所能驅也傳謂將卑師少
稱人則魯侯且親往矣齊宋之將可卑師可少耶
恐不其然敢問高明

冬築郿

前有師旅後無麥禾郿不築可也

大無麥禾

王制冡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歲杪而總計其入
之寡始知是歲之大無麥禾也此可獨歸之天時
哉陳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

足也此言極爲有理

臧孫辰告糴于齊

此時告糴亦不可緩但經國家者須閑暇之時思恒足之計平時費出無經蓄積無素至救荒無策而告糴于鄰國是爲可愧耳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方在告糴輒新延廐是不問傷人而問馬者

夏鄭人侵許

鄭許世讐然十六年同盟于幽矣鄭曷爲侵之豈盟幽之後許不與齊桓之會而鄭承齊命加之兵歟

然非春秋所予也書人而稱侵

秋有蜚

按諸說蜚係臭惡之蟲且能害穀特書以著災異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執節守義故春秋始終志之以示勸

城諸及防

冬時宜工築矣然又宜權之歲時也去歲大無麥禾今秋有蜚築郿新延廄之役方息肩也可復一時而城二邑乎

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或謂此爲救郕之師或謂此爲助齊之師皆不可考然照八年師次于郎下書郕降于齊師看則此書師次于成下書齊人降郕蓋助齊聲援之師耳此豈可稱義舉耶即曰救郕之師然郕終降而莫救亦無取於此師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或謂鄣係紀遺邑或謂鄣自爲一小國皆不必論但齊桓方主夏盟當使大畏其威小懷其德而可以威力脅取人之國邑乎不曰鄣降而曰降鄣蓋

言齊以威逼降之而非其心也書著其惡特甚故
稱人
郕降于齊師降于力旣屈之後齊人降郕降于師
未加之時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書齊侯葬紀伯姬見其身死國亡齊僅葬也爲
可憫書葬紀叔姬見其身亡節存魯特禮葬也爲
可嘉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前時行之今遵爲故事而不知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伐山戎道經魯濟公往遇之致親親之意耳說者謂與魯謀戎齊國多計謀士且齊桓非計定不出也何取策于魯莊耶

此譏魯莊遇齊之非禮

齊人伐山戎

齊去山戎甚遠卽山戎病燕職貢不至直播告之耳何以伐爲桓之意蓋不過假服遠之威以定霸耳春秋不與其伐故特貶而稱人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築郿猶邑也築臺遊觀計耳春秋重民力特書譏之

夏四月薛伯卒

隱之世來朝稱侯此始稱伯

築臺于薛

春方築臺于郎夏又築臺于薛秋又築臺于秦三時皆用民力不知其若何為心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親伐山戎有恃威服遠之意故抑而稱人躬獻戎捷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揚而稱爵一抑一揚

皆貶也然魯桓始遇之濟今受其捷亦豈所謂禮接之書此蓋交譏之也

秋築臺于秦

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于上歲比不登工築無虛歲甚至一朞而築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不踰年身死而蕭墻之禍再世不定有由然哉

冬不雨

築郿之歲書大無麥禾新延廐城諸及防之歲書秋有蜚築臺于郎于薛于秦之歲書冬不雨聖人

之意深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一歲三築臺冬又不雨即小穀宜城亦宜少緩其力也春書城小穀閔甚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爲楚伐鄭將會諸侯宋公請先見爲不期而遇之禮故以宋爲主當時宋魯輔伯故齊伐山戎而魯遇于魯濟齊將謀鄭而宋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季友酖叔牙而微其跡若疾死者然處得極妙蓋

當時慶父秉執兵權叔牙潛設弑械而且通哀姜以爲內主胎養禍本固已成矣直需時耳使牙不酖則莊公之薨是二人者不知當作何狀今以計取之而立其後上下若不知也者誠可謂忠于國而適于權矣

慶父莊公庶兄叔牙慶父同母弟季友莊公同母弟皆桓公出後慶父者爲孟孫後叔牙者爲叔孫後季友者爲季孫稱三桓終春秋之世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之薨雖不絕于婦人之手然初制于文姜繼

壞于哀姜而終胎于孟任之嬖雖有嗣子卒爲外
權內主所摧折擇立幼者以爲利君道尚先正家
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實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社稷上不
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于齊莒內不能閑其家使
慶父得通于哀姜嬖孟任生子般矣又不能辨內
外使圉人犖得戲女公子鞭之樹怨明知其可殺
而不斷卒使子般終賊于犖之手可恨哉春秋自
夫人孫于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

而終之以此所以罪其爲風教之本而不免于首
惡之誅也

公子慶父如齊

大抵有國者當先正名分以絶大奸之覬覦總攬
威權以杜不軌之縱恣莊公自即位來以兵權付
之慶父而上制于其母配偶不早合冢嗣不早定
即子般宜立然出于孟任而分位素微不足以壓
權奸之望是以慶父潛通内主竊行賊弑擇立幼
孱以爲利而身且自往齊邦不知其意將何如者
春秋於公薨後書子般卒隨書公子慶父如齊意

深哉

慶父事恣行于魯將必傳聞於遠近豈以齊桓至親且近而弗知哉釋此不討而一任其往來是之謂霸者之心

狄伐邢

邢周公之胤也何犯于狄而來伐玆可占狄人之橫矣